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现代英语研究**

**136**

复旦大学出版社

# 现代英语研究

(1984年第一辑)

---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6千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6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书号：9253·010

定价：0.75元

## 目 录

|             |                                     |         |
|-------------|-------------------------------------|---------|
| 语 义         | 语义关系的若干类型.....                      | 程雨民(1)  |
| 句 法         | 现代英语书报中动词时态的呼应和呼而不应.....            | 王宗炎(10) |
|             | 英语谓语部份的 V-ing 词.....                | 任绍曾(20) |
|             | To-Infinitive 的完全省略.....            | 邓德华(30) |
| 语 音         | 试论英语降升调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               | 胡炳坤(34) |
|             | M.A.K.Halliday 的语调理论简介.....         | 江友焜(44) |
|             | 美国南方英语初探.....                       | 蔡德蕊(50) |
| 语 体         | 英语话语中的同类语.....                      | 肖 模(52) |
|             | 小报式英语.....                          | 丁 松(59) |
| 语言理论        | 解释性的语言对比研究.....                     | 徐烈炯(62) |
|             | 论内向和外向结构.....                       | 伍铁平(72) |
|             | 数理语言学(三).....                       | 冯志伟(77) |
| 书 评         | 评帕尔默的《英语动词》.....                    | 刘伟平(82) |
|             |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第六版简介..... | 雷烈江(87) |
| 问 答 栏       | .....                               | 葛传槩(90) |
| 《英语惯用法词典》增编 | .....                               | 葛传槩(98) |

## 语义关系的若干类型

程雨民

0.1 因为我们是用语言进行思维,而且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一般都是通过语言加以贮藏的(除了数学式、符号、图画等之外),所以我们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要把语言中的关系和客观世界中的关系等同起来。既然男女有别,因此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既然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语言里的时态自然也应分过去、现在、将来,等等。推而广之,现在人们喜欢谈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也常有一条简单的推理:“饼干”英国叫 biscuit,美国叫 cracker,仿佛非此即彼,犹如一种简单的商品,既然不是美国货,那就一定是英国货。然而语言里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里有两个因素:

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固然基本相同,但在语言中“贮藏”方式各不相同。例如“数”的概念是共同的,它在欧州的语言里都表现为名词的固有范畴,但在汉语中只在必要时用词汇手段来表示,这样名词就摆脱了“数”的束缚。汉语中“木”和“林”截然区分(不过造字的人却把它们联系起来:“双木为林”,这与语言无关);俄语中 лес 既是“木”又是“林”;英语中的 wood 亦然。但说英语或俄语的人并不因此不区分“木”和“林”;因为不仅从组合关系的角度看 a house in the wood 是指“林”, the wood in the fireplace 是指“木”,而且从聚合关系的角度看,指“林”时还有 grove, forest 等一系列同义词或近义词来加固“林”的概念,指“木”时也有 timber, log 等来加固。即使涉及的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如光谱,它的划分是人为的,各语言中可能不同,如英语中的基本色是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六种,汉语中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但是具体拿出青、蓝两种颜色,在英语中还是可以用不同的词组来表达。当然无法表达的情况也有,如汉语和法语中“溪”、“河”、“江”分三档,英语和俄语中分“溪”、“河”两档,因此不仅从汉语译成英语时“江”“河”不分,而且密西西比和赫<sup>①</sup>德森等也一律“降格”为“河”了。这其实是一种错译,即把 river 与“河”等同了,其实应把 river 理解为“河/江”才比较符合英语事实。好在“大小”是一个连续体,对它的划分本是比较自由的,汉语本身中就有“黄河”的例子,所以“密西西比河”等也就很顺利地接受了。味觉不是一个连续体,但到底是很主观的感觉,所以欧州语言中都缺了一个“味道鲜”的“鲜”字,但用其它近义词代替一下也就过去了。不过这种缺档的情况是比较个别的,而同样的概念在不同语言里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则很普遍。

二、所以会有这种分歧的情况,还因为语言中的各个成份都是具体的音义结合体,而且这种音义结合在语言社团的范围内是全民性地、历史地形成的,经普遍接受就成为语言事实,即所谓“约定俗成”。由于形成过程中的这一特点,各自然语言里的成分具有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经过规划讨论而产生的某些学科术语有两方面的区别,也可以说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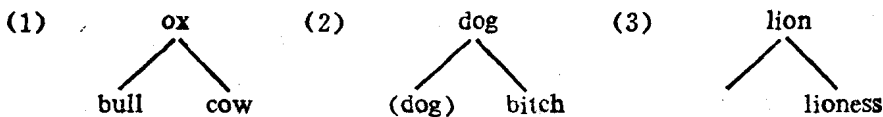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p. 2

一个钱币的两面：1. 自然语言中的关系缺乏系统性和规整性；2. 自然语言中的关系极为丰富多样，绝非脱离语言实际、凭空推想出的一些关系结构所能比拟。

以下仅从语义场划分的角度，谈一些英语中的关系类型。

0.2 一般都把语义场画作一个圆圈，这当然是不确切的，但也只能如此。进而把这圆圈划为几个相等或不等的部分。这样就把语义关系理解为机械地分割语义场，仿佛是把一张纸剪成若干块，拼起来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实际上语言中具体的音义结合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1.1 首先，一种很普遍的关系是**概括包容具体**（或简称大包小）。先以雌雄动物名称为例，规整的也有，如 ox 为“牛”，bull 为“公牛”，cow 为“母牛”，如以 ox 为圆圈，则画一根直径线，一边为 bull，一边为 cow，并无包容或大小不等等情况。但更常见的关系是不规整的，如 bitch 为“母狗”，dog 却是不分性别的“狗”；lioness 为“母狮”，lion 却是不分性别的“狮子”，形成一种大包小的关系。而且即使这两对词，关系也不尽相同，dog 除不分性别的“狗”外，还有“雄狗”的意义，并能与其它词组合成表示公畜的复合名词，如：dog-wolf（公狼）；lion 则并无“公狮”的单独含义，仅在语言应用中与 lioness 并列才能有“公狮”的含义，如“Is it a lion or a lioness?”，所以英语中这三对词呈这样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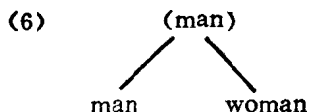


在英语中明显地较多用不分性别的 dog 和 lion (cow 可称例外，用得较 ox 更多，这是由奶牛的普遍性所决定的)。因此与人类关系较不密切或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动物都只有共性名词，如 elephant, gorilla, whale，必要时用 male 或 female 字样说明它们的性别。特别能说明英语中喜用共性词的是：常用而且性别明显的 rooster 和 hen，尽管英语中没有一个共性的“鸡”这样的词，却时常要借用到它们的“小辈”：共性的 chicken，来填补这个空档（如：They grow chickens for meat）。这样，又多了两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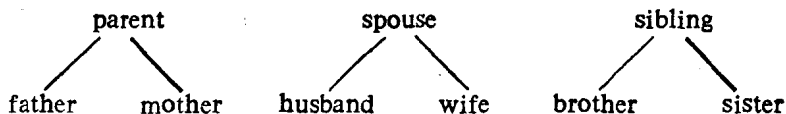
总括起来可以说，(2) 和 (3) 是概括包容具体（或大包小）的关系类别，其余不是。

1.2. 具有男女性别区分的词也有概括包容具体与否的区别。首先，man 和 woman 两词就具有概括包容具体的关系：man 既是共称，又指男人，因此粗看象是 (2)。其实又不一样，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说一句“Here is a dog”，这里 dog 是共性的；同样说一句“Here is a man”，这里 man 是男人。而仅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复数的 men 或泛指“人类”的 man，才为共性，所以与 (2) 不同，可将阳性的 man 放在括号外，共性的 man 放在括号内。易言之，在“人”的情况下，区分男女是正常的，必要时才以 man 当作共性：



除了 man/woman 这一对外，男女成对的主要有两类词：1. 表示亲属关系的词；2. 表示职业身份的词。

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明显倾向于区别男女，而且不包容，正常地都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共性，因此是 (1) 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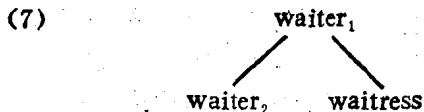


区别男女的另一证据是：即使在复数中也不能以男性或女性来代表男女两性（如 sportsmen 可以代表男女两性，汉语吴方言中“姐妹”可代表“兄弟姐妹”，但 huabands 不能表示“夫妻”，所以虽然很少用 siblings，现也不能以 brother(s) 或 sister(s) 来代表 brother(s) and sister(s)，而必须不怕噜嗦地说 brother(s) and sister(s)。同样，因为 spouse 是法律用语，所以日常生活中只能不怕噜嗦地说 man and wife 或 couples。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是经常需要一起提的，但因为 son 或 daughter 本身是严格区分性别的，所以只好借用 child 的复数 children 来表示，成了这种关系：



在这种总的倾向下，uncle/aunt, nephew/niece 没有相应的共性词例是不足为怪的。相反 cousin 倒成了一个突出的不分男女的词例。

表示职业身份的词情况更复杂，一方面性别上倾向区别男女，而另一方面职业名称上倾向共性词不区别男女，形成矛盾。例如 waiter/waitress, actor/actress, author/authoress 等对子中，waiter, actor, author 等不仅是共性而且又能指“男服务员”等，似应属 (2) 型。但事实上用来指个人，例如在说“Here is a waiter.” 时，waiter 是有性别的，所以不同于 (2) 而同于 (6)。同时，作为职业名称的 waiter，却明显地包含 waitress 在内，所以当我们呼唤服务员时，即使眼前站的明明是女的，也说“Waiter!” 所以实际上有两个 waiter: waiter<sub>1</sub>——职业称呼，共性；waiter<sub>2</sub>——从事 waiter<sub>1</sub> 职业的男性个人，其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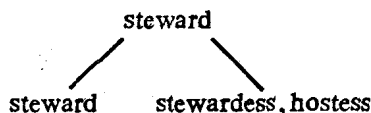
actor/actress 的关系基本相同。author/authoress 也相同，不过 authoress 事实上已少用，因此 author 已接近于成为纯职业性而不区分男女性别的词，如 teacher, doctor, professor, secretary, clerk, nurse, typist 等。这些词在理论上可用 male, female 来区分性别，不过根据社会分工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需要具体说的一般只限于明显罕见的情况，如 male nurse, male typist 等。

host/hostess 用于表示职业身份时，很为特殊。hostess 的用途很多，馆店里领座的，

飞机、船只上的服务员等都是；host 则是广播或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显然这是由职业的性别限制而引起的词汇意义分化，结果使两个成对的词却失去了联系：

(8)            host        |        hostess

但是这种分割不可能持久，随着向对方性别的职业渗透，还得要形成性别区分或共性词。节目主持人尽可以用 host<sub>1</sub> 作共性词，host<sub>2</sub> 和 hostess 分别指男女，这样又形成了这个语义场的大包小关系。飞机上的男服务员不大可能被称为 host，因为 host 和 hostess 在社会地位上的含义实际上是不同的，称 host 可能会感到不适合；而 hostess 又没有可能成为共性词，这里后缀 -ess 就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路自然有的，因为 hostess 本就是 stewardess 的婉转语，因此很可能，或说已经形成这样的语义场：



1.3 上述这种概括包容具体的关系并不限于性别区别，而可以说到处都有。而且有些语言中的问题，通过分析语义的关系类型也就得以解决。例如美国语言学界讨论 cause to die 和 kill 的关系，认为是语义生成中的两步，但接着 J. Katz 等人就指出这两个用语在实际运用上是不同义的，cause to die 典型地用于“间接致死”的场合，而 kill 用于“直接杀人”的场合；J. McCawley 又进一步分析这种区别，认为 cause to die 所具有的间接意义是舍一个词 (kill) 之“简”而就三个词之“繁”所产生的会话含义。<sup>①</sup>然而事实上“舍简就繁”的结果不一定是增加什么含义，而会使含义更笼统。我在“意义和信息”一文中就通过下述两个句子探讨了这一点：

(9) I know that he caused the sheriff to die, but I didn't know that he killed him.

(10) He knocked the man on the head with a hammer, thus causing him to die immediately.

(9) 的意义不是“我知道他间接致警官于死，而不知道是他直接杀死他的”，而是“我只知道他使警官死去了，却不知道是他亲自把他杀死的”。所以 cause to die 表示较笼统的概念，kill 表示这概念的具体化。(10) 中前半句已将杀人情节交待清楚，所以明明是具体的动作，却只需用一个表示笼统概念的 cause to die 来表达。

因此，更好的解释应为：cause to die 作为一个概括的概念，是包含 kill, murder, drown 等表示具体动作的词而形成一语义场，却不是同 kill, murder 等词分割一语义场。因此需要而且可能具体时就用表示具体动作的词如 kill 等；情况不明或情况已明而不属直接动作之列，或正因情况已明而不必再具体说明等等任何哪种不适于或不必要或不可能用 kill 等具体动词的情况下，统统都可用 cause to die，所以是大包小的关系。

2.0 另外有一种较常见的语义关系是相对对立。语言中绝对的对立是有的，如以上所提到的 bull 和 cow 之间就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外例如 north/south, east/west, 以及多项对立，如物质只能存在于 solid, liquid, gas 这三态之一等，均属此类。但是具有相对对立关系的则更要普遍得多，如 sea/ocean, house/building, light/dark, new/old,

① James D. McCawley,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the Lexic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9, 1978.

large/small, rich/poor 等，它们相互之间并无明确的客观区别标准，或者分界线经常是活动的。如细加观察，这种相对的对立关系又可分为三类：1. 相对属性的对立关系，2. 纯相对关系，3. 有特定基点的相对关系。以下就形容词中所体现的这些关系加以说明：

2.1 相对属性的对立关系 象“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样的划分已经是相对的，因为没有明确的界限，然而在语言中还算是确定的，因为每种颜色的边界虽然模糊，中心部分却是明确而固定的。black 和 white 也有这种确定性，然而当这两词形成一种对立时，就只剩了相对的属性：“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因此我们说 black coffee (不加牛奶的咖啡) 和 white coffee (加牛奶的咖啡)；black people 和 white people；虽然“黑人”时常是棕色皮肤，而“白人”的皮肤多数实际上是粉红色的，而两种咖啡则既非黑色也非白色。此外 new/old, rich/poor, large/small, fast/slow 也都是相对的。但它们表示的属性又是人们所公认的：汽车是“快”的，走路是“慢”的，“这条虫爬得真快”（虽然事实上要比人走路慢得多）；买了三年的机器是“新的”，三天前的报纸是“旧的”。正因为属性是公认存在的，但又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相对属性的对立关系。

2.2 纯相对关系 经常提醒人们注视到这种关系的是：为什么有时 better 不是比 good 更好，而显然属于 bad 的范畴？同样为什么 worse 不一定真的“不好”？例如：

(11) The patient is better today, but he is not well yet.

(12) He is playing worse and worse, but he is still the best player in his class.

以下各句亦有类似情况：

(13) He writes much faster now, but he remains a very slow writer.

(14) He has become stricter, but he is still too lenient.

(15) The streets in this neighbourhood have become prettier, but this is still one of the ugliest parts of the city.

根据传统语法的说法，以上各句是 “This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He plays worse than he did.” “He writes faster than he did.” 等等的“省略”。这些话本身是可以说的，但丝毫不能证明这里的 better 等是 good 等的比较级，因为：

a. 用以补足“省略”的从句 than he was, than he did 等本身又是些“省略”句，这些“省略”句中既没有 well, badly, fast 等词，所以至少要证明它们含有这些词才能起到证明 better 等是 well 等的比较级的作用。然而又无法证明，因为英语中没有这样的句子：

(11a) \*The patient is better today than he was well yesterday.

(12a) \*He plays worse than he played badly.

(13a) \*He writes faster than he wrote fast.

(14a) \*He is much stricter than he was strict.

(15a) \*The streets in this neighbourhood have become prettier than they were pretty.

b. 即使上述各句是可以成立的，它们传达的信息也与原义相反，因为 (11) 说病人“不好”，而不是“好”，(12) 说表演得“好”而不是“不好”，(13) 说写得“慢”，而不是“快”等等。可见 (11) 至 (15) 各句与下列各句不同，下列各句才能勉强按意义解释为“省略”：



(16) The patient is even better today, he may soon go home.

(意义是: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well...)

(17) He is playing worse and worse, we have to drop him.

(意义是: \*He is playing worse than he played badly...)

(18) I feel worse if anything, but I'll be all right tomorrow.

(意义是: \*I feel worse than I felt bad...)

(19) He writes much faster now although he was known as a fast writer already in college.

(意义是: \*He writes much faster than he wrote fast in college...)

c.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具有这种“纯相对关系”，具有确定意义的形容词就不能。比较下列例句：

(20) She has become more beautiful in her forties.

(21) \*She has become more beautiful, but she is still ugly.

(22) The container is fuller now.

(23) \*The container is fuller now, but it is still empty.

(21) 不成立，因为 beautiful 在英语中具有确定意义，或者说代表固定的概念，所以不能进入“纯相对关系”，换成 pretty 就可以。(23) 不成立是因为 empty 与“盛器”连用含有一个绝对的概念：“一无所有”。若将 (23) 改成：

(24) The container is fuller now, but it is not full yet.

虽然看起来古怪，倒是可以的，因为 full 可以表示这种“纯相对关系”，也就是说 (24) 相等于 (11)。初学英语的人常用 (23) 代替 (24)，就由于不了解这种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有理由认为 (11), (12), (13) 等中的 better, worse, faster 等不同于 (16), (17), (18), (19) 中的 better, worse, faster 等。我们把前者称为处于“纯相对关系”的形容词，这类形容词的标志有：

a. 只有具有非确定意义，即具有相对属性的形容词能表达这种关系；

b. 形式上都是比较级或最高级（因此不能构成比较级、最高级的也就不在其列）；

c. 意义上，无论比较级或最高级都表示“一种向某方向的发展，达到一种相对的程度，但都没有达到（低于）原级所表示的程度”：better 表示向 good 的方向发展到一定的相对程度，但并未达到 good；best 表示向 good 方向发展到相对讲最高的程度，但依旧未达到 good；

(25) The patient is in his best condition so far, but he is not out of danger yet.

d. 对这类形容词比较级结构进行“补足”时，只能用一个特殊的、无法再“补足”的省略句：

(26)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yesterday.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well yesterday.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bad yesterday.

2.2.1 我们将上述关系类型称为“纯相对关系”，是因为说“The patient is better.”或“The patient is worse.”纯粹只是一种趋向的表示，非但与确定意义的“健康”，“有病”

无关，而且与相对属性的“好”、“坏”也脱离了关系。假使从一个词的比较级形式来看，则产生了“负性质领域比较”和“正性质领域比较”的区分。假使有一个日趋痊愈的病人，就可能这样说：

- (27) { Day I : The patient is *better*, but he is not out of danger yet.  
 { Day II : The patient is in his *best* condition so far, he may soon get well.  
 Day III : The patient is *well* now.  
 { Day IV :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he was yesterday.  
 { Day V : The patient is in his *best* condition ever since he was 50.

Day I, Day II 为负比较领域。

Day IV, Day V 为正比较领域。

2.3 有特定基点的相对关系 在相对属性的对立关系中(见 2.1)，两个对立的项目都是相对的，谈不到以哪一个作基点。例如：论人，一米八是 *tall*，一米六是 *short*；论建筑，在一般城市五、六层(十五米左右)就是 *tall*，三层以下是 *low*，到了曼哈顿五、六层就是 *low* 了。但是同一定的名词连用，同样这些相对属性的词，其中一个(或原来不处于对立关系中的另一个词)会成为基点而形成新的相对关系。例如我们说：

- (28) The soup is *cold*.

假使那汤是上午煮好的，或刚从冻箱里拿出来，这话里的 *cold* 是一般的“冷”，就食物而论是指低于体温；但假使是放在餐桌上的汤，你尝了一口才说“*The soup is cold.*”，这 *cold* 可能根本不“冷”，温度甚至还可能超过一般说的 *lukewarm*，甚至还超过 *warm* 的程度。这是因为这时 *cold* 和 *hot* 进入了另一种关系：汤是热食的，所以 *hot* 就成了固定的基点，凡低于说话人习惯的温度者，一律是 *cold*，超过者则为 *too hot.*。所以是这样一种关系：

- (29) 
$$\begin{array}{c} \text{基点} \\ \text{cold} \text{---} \text{hot} \text{---} \text{too hot} \end{array}$$

如果说的是冷饮，*cold* 就是基点，*warm* 反而成为“不足”，*too cold* 才是“过分”：

- $$\begin{array}{c} \text{基点} \\ \text{warm} \text{---} \text{cold} \text{---} \text{too cold} \end{array}$$

学英语的人时常不习惯于说：

- (30) My watch is (or goes) *slow*.

- (31) The clock is 5 minutes *slow*.

而觉得(30)中应为 *too slow*，(31)中应为 *slower*。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种有基点的相对关系。钟表是应该准的，所以 *exact* 是基点，与此相对，过与不及分别为 *fast* 和 *slow*，不必再用比较级等来表示。

3.0 再有一种关系是**隐现性区别**。有些区别一般都认为是存在的，但有时却消失了。相反，有些区别一般认为是不存在的，有时却出现了。

3.1 前一种关系在时态中就存在。一般认为“一般时”(包括现在、过去、将来)同“进行时态”是有区别的，例如：

- (32) I work at that factory.      I'm working now.  
 I worked at that factory.      I was working when he came.

I shall work at that factory. I shall be working at that time.

但是用“进行时态”表达通常所谓“一般时态”意义的例子到处都是，也就说在这些话中这两个时态的区别消失了：

(33) I'm working with prof. x. (一般现在时的意义)

(34) I was seeing your brother yesterday. (一般过去时的意义)

(35) I'm leaving for Paris this weekend. (一般将来时的意义)

(36) I'll be working at that factory. (一般将来时的意义)

进行时态的这种用法，是否属于新的现象，因为没有调查过不敢断言，但在使用频率上好象在增加，特别象(34)，过去似乎少见，现在则常听到。若然，则问好的用语也可作为一个佐证：一般时态的“*How do you do?*”作为日常的问好语已经不用，而为“*How are you?*”所代替；然而至少在纽约的男青年口里，“*How are you?*”也几乎听不到了，用的是介乎以下各形式之间的一种模糊语：

(37) *How've been doing?*

*How been doing?*

*How doing?*

但是一般时态与进行时态之间的区别又是存在的，如下述两句，意义断然有别，而且区别就在于时态：

(38)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The sun is rising in the east.*

所以我们说一般时态和进行时态之间存在一种隐现性区别。或者，假使我们详细区分在何种意义上它们有区别，在何种意义上无区别，则也可称之为**部分重叠的关系**。

3.2 一般认为不存在，而有时却出现的隐现性区别也可以在英语的动词中发现。英语中动词不分“未完成”和“完成”两体，但体的意义还是作为一个义素存在于各个动词的意义之中。例如 *walk* 一般只表示动作的延续，不表示动作的起讫（起和讫均有“完成性”），它包含的有关义素为（-完成性）；*cross* 表示动作的进行和完成（+完成性），如说“*He crossed the street.*”，就是说他不仅曾在穿马路，而且穿了过去，需要表示动作进行而未完成时，要用其它语法或词汇手段来加进这未完成性，如：“*He began to cross the street but turned back.*”，“*He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when we called him back.*”等；而动词 *sing* 则既有“唱”的意义又有“唱完”的意义，前者是（-完成性），如“*She sang and danced in the street.*”，后者是（+完成性），如“*She sang a song.*”。

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类型，所以虽然说 *see (hear ...)+inf* 和 *see (hear ...)+...ing* 两个结构意义相同，事实上在涉及体的意义时仍有所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以下各对句子同义，因为体的区别隐而不现：

- (38) { *I saw him walk in the street.*  
      { *I saw him walking in the street.*  
      { *I saw him cross the street.*  
      { *I saw him crossing the street.*  
      { *I heard her sing (a song).*  
      { *I heard her singing (a song).*

但是因为动词 *cross* 本身是 (+完成性), 而 *-ing* 带来 (-完成性), 所以可把这两种形式进行对比, 而使隐去的体的区别重又呈现出来。设想在询问时可能这样问:

(39) Did you see him *cross* the street, or did you see him *crossing* the street? (你看见他穿过了马路, 还是正在穿马路?)

试着开锁未必真把锁打开, 因此也可能问:

(40) Did you see him *turn* the key, or did you see him *turning* the key?

(-未成性)型动词就不能显示这样的区别, 因为无论动词本身或 *-ing* 式都是 (-未成性):

(41) \*Did you see him *walk* in the street, or did you see him *walking* in the street?

(±完成性)型的动词, 如果与 *-ing* 对立, 则通过“会话含义”的作用, 就会成为不定式具有 (+完成性), *-ing* 具有 (-完成性)。以下一句话可能不大有人说, 但如果有人说了, 就必然会理解为问: “你听她开始唱起直到唱完, 还有你仅听到她在唱?”

(42) Did you hear her *sing*, or did you hear her *singing*?

有时不通过相比, 语言环境也会使体的区别显现出来。例如:

(43) When we entered the house, we heard her *singing*.

由于上文已经确定这里的“听到”具有进门时的“瞬间”的含义, 自然以 (-完成性)的 *singing* 为合适。

Bolinger 在讨论听话人的“推理过程”(inferential strategy)时, 举了这两个句子:

We saw her just sit there.

We saw her just sitting there.

他的评论是: 前一句有“故意坐着”的含义(她太固执了, 或太孤寂了, 等等), 而后一句没有。这是因为原形动词含有“终极”的含义(imply a terminus)。有“终极”意义, 就意味着“故意”进而意味“固执”等等<sup>①</sup>。按照我们这里的分析, *sit* 属(±完成性)型, *just* 提供了必需的语言条件, 使它在本句中具有(+完成性)的“终极”含义。

4.0 以上三种关系类型, 说明从各语言中具体的音义结合情况出发探索语义关系, 可以解释语言中的许多问题。

<sup>①</sup> 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p. 202.

# 现代英语书报中动词时态的呼应和呼而不应

王宗炎

远在一九〇〇年, Henry Sweet 就说, 英国人在写到 *The ancients did not know that Africa ... an island* 时, 心里不免犹疑: 应该说, *Africa was* 呢, 还是 *Africs is* 呢?<sup>①</sup>

Sweet 所谈的问题, 就是英语动词时态的序列问题(*the sequence of tenses*). 有人译为“时态的呼应”, 但是 *normal sequences of tenses* 虽有呼有应, *abnormal sequences of tenses* 可是呼而不应的, 所以还是译为“时态的序列”较好。)关于这个问题, 既然英国人都感到踌躇, 我们中国人就更少把握。原因是: (1) 汉语动词无时态, 英语动词有时态, 彼此不能对应。(2) 英语时态虽能表示时间, 用法可很灵活。过去式不一定记述往日的活动(如 *I could tell you sometime later*), 现在式也不一定谈目前的事情(如 *The ship sails at 10 a. m. tomorrow*), (3) 此外还要注意, 在转述语(*reported speech*)和类似结构中, 时态呼应或不呼应, 因具体情况而异, 主句的引述动词(*the reporting verb*)和转述语中的谓语动词怎么配合, 既有约定俗成的规则, 又无一成不变的条文。

关于时态序列问题, 过去谈得最详细的是 C. T. Onions 和 Otto Jespersen<sup>②</sup>, 七十年代 Geoffrey Leech 和 F. R. Palmer 又加以补充。<sup>③</sup>我们在阅读各家论著之后, 检查了现代英美书报, 主要是一九七八—一八〇年的一些英美重要报刊, 发现在当代文章中, 时态呼应的规则固然一般遵守, 然而不循旧例的可也不少。有的句子前后脱节, 好象前进中的列车突然分为两截, 使人为之愕然。下文先谈谈一般规则, 再摆摆我们的资料并加以讨论。一般语法教本谈时态的序列时只谈主句谓语动词与宾语从句谓语动词的关系, 我们觉得这还不够, 还不能帮助中国学生充分了解现代文章中时态的用法, 因此还谈到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的谓语动词的时态问题。

## 传统的时态呼应格式及其意义

时态呼应是某些语言特有的习惯, 不是一切语言同有的规律。它与逻辑有时符合, 有时却背道而驰。

### 1.1 合乎逻辑的时态呼应

如果引述动词和转述语所谈的都以过去某一特定时刻为基点, 自然应该用过去式, 这是已明之理。现代的例子如:

López Portillo boasted that Mexico now had proven combined reserves of 45 bil-

① Henry Sweet,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1900, p. 70.

② C.T.Onions, *Advanced English Syntax*, 1924, pp. 83-85; Otto Jespersen, *Modern English Grammar*, Pt. IV. 1933, pp. 151-164.

③ Geoffrey Leech, *Meaning and the English verb*, Longman, 1971, pp. 101-105; F.R.Palmer, *The English Verb*, Longman, 1974, pp. 43-47; G.Leech and Jan Svartvik,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1974, pp. 352-354, 267-268, 264-266.

lion bbl. of oil and gas. (*Time*, 8 Oct. 1979, pp. 18-19.)

On 11 April Rhodesia's new four-man Executive Council announced that the new black Minister of Justice, Law and Order was to be Mr. Byron Hove. (*The Spectator*, 6 May 1978, p. 7.)

I knew that the reality of George Orwell's 1984 was creeping upon us, but now it has arrived. (*Time*, 8 Oct. 1979, p. 2.)

### 1.2 不合乎逻辑的时态呼应

Jespersen 指出, 时态呼应并非都是根据逻辑的。在 *You discovered I was Irish* 中, 说话人在国籍未查明前是爱尔兰人, 在查明后直到说话时也是爱尔兰人。要是严格按照逻辑, 本来无须用 *was* 这个过去式。<sup>④</sup>

这样的时态呼应规则, 现代报刊在许多场合下仍然遵守。例如:

What he said was no more and no less than the truth. (*The Spectator*, 6 May 1978, p. 3.)

这里用了 *was*, 可是如果从逻辑观点出发, 用 *is* 并不错。

Florian said he really thought it was pretty good. (Gitta Sereny in *New Statesman*, 19 May 1978, p. 667.)

用 *was* 是因为前面用了 *thought* 这个过去式。

最有趣的是:

Is that not how they Started the war? (It was) (Gitta Sereny in *New Statesman*, 19 May 1978, p. 667.)

问题是 *Is that not?* 理应回答 *It is*, 可是 Sereny 写的是 *It was*。为什么这样呢? 按照 Jespersen 的说法, 这种时态逆转(backshifting)纯然是由于思想的惰性(mental inertia)。作者刚刚谈到过去的事(*They Started the war*), 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就手用上了 *was* 这个过去式。英语习惯这样不合逻辑, 外国人(包括 Jespersen 这个丹麦人和我们中国人)是有真切感觉的, 可是英国人自己却漠漠然。“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之谓也。

### 1.3 时态呼应的不同涵义

时态逆转有不同的涵义, 要从上下文和语言环境才能揣摩出来:

a. 客观地转述某种意见, 作者心里不置可否。例如:

He gave warnings, though, that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Eta was more likely to intensify its efforts than to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democratic majority.

(*The Economist*, 24 Nov. 1979, p. 52.)

b. 作者不赞同所提出的想法。例如:

We thought the world would change. It hasn't. (*Time*, 17 Sep. 1979, p. 28.)

这里用 *It hasn't* 否定了上句所说, 意思十分清楚, 但是有时措辞比较含蓄, 否定之意还是同样明白。例如:

Peggy: Aren't you a good sailor?

④ Jespersen, op. cit., p. 167.

Priscilla: No, I'm not.

Peggy: Oh, I *thought* you *were*. (W. R. Lee, *An English Intonation Reader*, Macmillan, 1960, p. 93.)

I *thought* you *were* 就是说 Now I *know* you *are* not.

c. 虽然同意某种说法, 仍然让时态逆转。这也见于现代文章:

In a recent editorial *The Times* argued that *The Spectator* was a better journal of opinion these days than the *New Statesman*. True. (*The Economist*, 21 Oct. 1978, p. 142.)

这里先以时态逆转的方式表述人家的意见, 再用 True 提出自己的判断。

#### 1.4 时态逆转表示过去的未来

有些事情眼下还没发生, 从目前看来是未来的事(现在的未来); 可是如果立足于过去某时刻向前展望, 这些就是过去的未来的事。好比一九八五年从目前(一九八四年)看是现在的未来, 可是从一九七五年看却是过去的未来, 因此可用时态逆转来表示。

下面这个例句是容易理解的:

When he(指 Lt. Gen. Peter Walls) personally *informed* the elite Selous Scouts — a crack multiracial unit — that they *were* to be disbanded in the reorganization, the soldiers threw 30 pieces of silver at the general and threatened to “take him out.” (*Newsweek*, 28 Apr. 1980. p. 137.)

下面这句里边的 *was* 是什么意思, 可能需要思索一下:

In a BBC interview, *recorded* last year for broadcast when he *was* no longer alive, Mountbatten *had hoped* for a “reasonably peaceful and satisfactory sort of death.” (*Time*, 17 Sep. 1979. p. 27.)

when he *was* no longer alive 其实是 when he *would* no longer be alive 的意思。

#### 1.5 随表示想象的过去式而产生的时态逆转

用 *should*, *would* 表示现在的事情或想法, 有的语法书叫做虚拟语气(the subjunctive mood), 可是 Jespersen 称之为表示想象的过去式 (the imaginative preterit)⑤, Zandvoort 则称之为“语气过去式”(the modal preterit)⑥. 如果主句里用此格式, 从句也会产生时态逆转:

I *should prefer* that you *did not go* alon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1974, p. 67.)

I *would* I *were* a bird. (COD, 6th edition, 1976, p. 1334.)

Their loss *would jerk* Ayatollah Khomeini into realizing that his policy was not costfree. (*The Economist*, 24 Nov. 1979, p. 14.)

这个现象见于宾语从句, 有如上例, 可是也见于其他性质的从句。例如它会出现在于同位从句:

The latest inspired rumour is that if Mrs Thatcher wins the election she *will*

⑤ Jespersen, *ibid*, p. 157.

⑥ R.W. Zandvoort,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1957, p. 61.

offer Mr Heath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This has several advantages. Mr Heath's dignity can be soothed by the claim — a claim which *would be* reality — that by such an appointment the government *was taking* Defence very seriously.

(Geoffrey wheateraft in *the Spectator*, 6 May 1978, p. 5.)

这里 *was taking* 并不是叙述过去的事实，而是谈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用 *was taking* 是由于 *would be* 的影响。

时态逆转还会出现于状语从句，例如：

*Could the U. S. successfully counter a major Soviet military thrust, no matter where it came?* (*Time*, 29 Oct. 1979, p. 10.)

*came* 所说的也不是早先发生的事件，而是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用 *came* 是由于 *could counter* 的影响。

#### 1.6 因暗含引述动词而产生的时态逆转

Jespersen 指出，有一种奇怪的语法现象：时态逆转的产生是由于一个没有说出的引述动词。好比有人告诉我，*I am going to Bristol on Thursday*。过了一会儿，我记得他要到布里斯托尔去，可是忘了是哪一天，于是我问他：*what day were you going to Bristol?* 这里用 *were going* 而不用 *are going*，全句其实等于 *what day did you say you were going to Bristol?* ⑦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第二句虽然没有引述动词，可是引述之意是从第一句得来的。

*Not that he tries to hide his hardscrabble (艰苦生活) heritage; indeed, he revels in recalling his barefoot days behind a plow and reading by a kerosene lamp. He was the fourth of eight children born to John Bowden Connally and Lela Wright.* (*Time*, 10 Sep. 1979, p. 29.)

在 *He was ...* 之前，隐隐有 *he told people* 这一类的话。

#### 1.7 随情态动词 + 完成不定式而产生的时态逆转

现在完成不定式说的是已发生的事，如果引述动词是情态动词 + 完成不定式，转述语时态逆转是顺理成章的。

*It must have been a stunt double (替人表演特技的人) who wrote that item about me and The Legend of Walks Far Woman. (原文如此)* (*Time*, 24 Sep. 1979, p. 2.)

*Maybe Director Francis Coppole should not have bragged to everyone that he was making the definitive film of the Viet Nam War with Apocalypse Now.* (*Time*, 17 Sep. 1979, p. 3.)

#### 1.8 随过去完成式而产生的时态逆转

在强调过去的希望现在已经落空时，主句的引述动词有时不用单纯过去式而用过去完成式。当然，转述语会有时态逆转。

*Around The Great Lakes, the consensus is that Carter's Administration may be ended after one term. There is a touch of sadness, for many people had hoped it*

⑦ Jespersen, op. cit., p. 156.



would not be so. (*Time*, 6 Aug. 1979, p. 32.)

*had hoped* 的意思相同于 *hoped*。

同样，下句的 *had thought* 就是 *thought*，不过分量重些。

The irony of all this is that many people in Scotland *had thought* that the obvious stirring of life in the country since the 1930s *had proved* that Muir and other pessimists *were* wrong. ... But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the fiasco of the referendum,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thought that Muir might have been right after all. (*The Economist*, 10 Nov. 1979, p. 129.)

### 不需要时态呼应的场合

按照传统语法，有些转述语中的谓语动词的时态是不逆转的。这个规则目前仍然遵守，这里只需简单地提一提。

#### 2.1 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所谈的或者不是事实，或者还没有成为事实。如用在转述语中，它不受引述动词时态的影响。

Kennedy *demanded* that the weapons and installations *be dismantled* and *removed* from Cuba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U. S. on-site observers. (*Time*, 17 Sep. 1979, p. 11.)

After the examination the doctors *recommended* that Begin *restrict* himself to a three-hour workday and *try* to rest as much as possible. (*Time*, 24 Sep. 1979, p. 21.)

如果这两句的引述动词是现在式 *demands, recommend* 而不是过去式 *demanded, recommended*，转述语中还是应该用 *be dismantled, restrict* and *try*。

#### 2.2 ought, need, should

在上面这几个语气动词中，*ought, need* 只有一个词形，没有时态变化（*need* 作主要动词的过去式是 *needed*，与作语气动词时不同）；*should*（应该）虽然是 *shall* 的过去式，然而并不专指过去的事情。要是这些语气动词用在引述语里，都用不着考虑引述动词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的。

Mr P. K. Van der Byl *told* his audience of invited whites that they *need have* no fears for the future. (Judith Acton in *The Spectator*, 6 May 1978, p. 7.)

I *asked* the man whether he *should wait*. (OALD)

#### 2.3 must

*must* 没有过去式。如果是独立句，*We must leave early* 变为过去式应该是 *We had to leave early*。可是如果用在引述语里，*He tells us that we must leave early* 变为过去式却是 *He told us that we must leave early*，*must* 不改为 *had to*。下面是另一个例子：

Unfortunately, most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slipping balance of western European defense *must* be redressed before it is too late. (*Time*, 17 Sep. 1979, p. 26.)

这里引述的动词 *agreed* 好象一把保护伞，它使得转述语中的 *must* 保持原形不变。